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五十九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　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泰山雖高矣絶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

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徳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

不為尤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文　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或問高宗之於傅説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

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

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㑹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

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茍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内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傅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

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别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

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

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

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

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峰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

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讎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内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

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綵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

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

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脩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子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衛武公踰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

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

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産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

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内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縱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

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其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决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　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横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

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過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

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

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

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毁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刧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

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龎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僴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龎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様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畧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

者能如此曲析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茍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睢

談笑而取秦柄其鼓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淩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

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疎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

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為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為之也葢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絶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

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令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彊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

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絷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疎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

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竒之矣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

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幷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義禮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

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臨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

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

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葢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鬬强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令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

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

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久邪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説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説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

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絜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

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揑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

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絶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内幸免社稷之

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彞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

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

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
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
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絶滅都盡所以犯天下
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
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
祖自小路入秦由令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
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
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宫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姻也非必皆祈秦之主皆僭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産皆直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

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

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詩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爲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

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峰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

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脩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

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强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

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為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

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睢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　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幷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

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令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

歴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宋院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懐

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棊曰棊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棊嘗見高棊云高低棊不甚相遠但高棊識先後着耳若低棊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棊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鋭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輙痛挫抑之故景反而

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輙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

假故也　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

之歸也

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

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羮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

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

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

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

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翦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

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寛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為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

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　問
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
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　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
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為高
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
陋可羞之甚故乎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
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
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為乎一聽之誤為禍如此

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過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

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夫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

命於懷王蓋以為懷王為能右己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

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懐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懐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秪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 高帝之為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

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當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為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

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咆之為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為寛大長者以媚悅其民孰不能者及項

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咆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刋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慱哉　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

初户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户口日蕃所以彊大　問漢高人謂其寛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寛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

問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

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别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温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䟽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問文帝好黄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緣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

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或曰黄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説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黄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

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纖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

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纎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内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

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爲漢社稷非爲己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吴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温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虚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

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

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

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説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

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黄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黄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黄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黄老好處轉

作不好處　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　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禀純

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帝是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　問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内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内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為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

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景帝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未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麽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

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强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

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晩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

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習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

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絶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歛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

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蜕形於海上魂交黄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賔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為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曽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

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

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為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

為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禄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兹蠧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為相雖漢之陋規然而非

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慊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為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㮣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

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柰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

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

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寛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髙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

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黄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玫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

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為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

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夫實剥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為監

乎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跡斥忠良

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禽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

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

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

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

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
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
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
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寳惟恐一跌然而幾踣
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
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
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

人豊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宫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宫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

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

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為道遵
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寛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
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賛助遠
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
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
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
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
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

不能引義以强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東萊吕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

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

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

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

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

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宫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

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羇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闥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為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

也何大建宫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識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跡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儗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

馳入壁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

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

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始終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絶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

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道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絶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

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

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作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

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中初賂秦將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爲君父報仇　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慱

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黄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黄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絶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

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爵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

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虚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

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

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

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

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覺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

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協贊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定而何以成敗為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己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

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葢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齷齪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摇足則秦項之爭復搆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氷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

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温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

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勲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

時熊羆之士而傴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槃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鬬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

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茍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已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以謂冐頓在國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

何巳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吕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閒此豈請閒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為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

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